

兩代之間

醫學系 陳泓任

昇旭驚滿濤，赤曦撼清潮，銀浪碎蝕，縹緲霧瀟，一八九五，乙未，東洋湧映海島的定位……

「せんせい(老師)」朗讀隨日出糝入曙曉，伴著微風飄送，這是阿公踩著木屐的童年。

學堂中的阿公不知道，相仿的木屐早已踏進遍野深林，沾染了蔗甘樟馨；並不知道，木屐走過的橫痕，壓鬆了堅硬的土地，隔隔接續，延成縱南貫北的鐵脈；也不知道，劃空黑索接峰連巒的引入了蕙窠，點亮了嶺麓間的驛寨所；更不知道，為什麼豆桑(父親)一直叨數著已然消頹的支那榮景。

阿公不曉得，豆桑有個結辮的過去。

日昇依舊，溼土上斜著阿公漸長的影子。身影橫長，相差的這段距離是歷史翻動最快的扉頁，鎮暴、建設、輔番、皇民化，業業疊疊的壓縮在十數年間。壓縮得如此緊密，但又在不經意中顯得如此鬆弛，在由漢轉日的朗誦聲中倏忽即逝。

田間一陣陣禾風稍起，把埋藏在曠野的唐山情，一並捲去。隴隴黃土，層層散去，挾著新出的苗芽順著禾風搖曳。也許是依季隨時的農村生活有種緩衝的穩定，抗日長辮的下一代，一筆一劃的習寫平假名，學堂的榻榻米下，是戰火中破圮的唐山宗祠。田埔、平假名、宗祠，三點一面，容張著時代的衝突。

兩代之間，承受著這樣的歷史情緒。

短短數十年遙迤如此之巨，嬗變如此之頻。

一日之移，曦起暮落；一紀之遞，征始戰末。

那年月，烽火連天。長夜過去，燦紅的朝陽一下子換成了靚藍的白日。

日昇仍然，水泥地上斜著阿爸的影子。寬大的浴袍換成了麵粉袋製成的內褲，配給的黃豆粉也變為補給的乳品。二戰的夜魘已經過去，現在開始的是個截然不同的民國。大環境換移的如此劇烈，疆域分合在民族與家族間留下橫溝，唯一不變的是疑惑。

小時的阿爸不了解，晝陽與夜星暗示著兩岸在美蘇抗衡下的特局迫緊；並不了解，政、經恐慌中緊閉的心扉與延伸著的環島軌絡；也不了解，經濟起飛下，曠野平曠上拔地而起的萬丈高樓；更不了解，為什麼父親的臉老是面向著早已逝去的日據。

兩代之間，橫跨過天皇與民國。

彷彿不曾走的如此倉卒，金烏的三腳履踏著變化莫測的全球化世紀，飛入一九九一的破曉。冷戰煙散，揭露出另一個時代背景。

日昇持恆，柏油路上斜著我的影子。用民族的經歷來審視史實，闡讀不再千篇一律，眾說鳴放，條條洋灑的紛紛華華。奠基在家族的血脈上，回顧兩個世代的記憶，我正納悶。為什麼一個時代會同時蘊含這麼多歷史、這麼多情思？清領、日據、民國、今日，兩代之間如何能承載改朝換代的恩恩怨怨，如何能容充境遷時過的紛紛擾擾？史、境、物、情...太密實了，容不下彼此的評斷，遙而望之，註腳反顯疏散。短短的數十寒暑蓄積了太多情緒，卻顯得沒有情緒。日復一日的洪流，究竟是記憶在衝擊景物，還是景物在撼動記憶？

不細想，很雜明白...

三代之間，竟濃縮著百年。



遇見六年前的我

醫學六 余坤興

植物園裡荷花盛開，又到了盛夏時節，林間蟬鳴喧鬧，細數著青春的故事。是哪一處亭下，我曾和三五好友抱著吉他放歌，招來成群野雁；在哪一座橋上，我們高聲辯論自由主義的長處與缺失，聲音蓋過滔滔江水；又是在哪一處林蔭，我們不著邊際地談論抱負，彷彿伸手即可觸及繁星。六年的生活過去了，我們從狂歌長嘯的輕狂年少，成為腳踏實地的實習學生。討論的話題從國際關係、未來趨勢，變成複雜的病理生理學與鑑別診斷。我們不自覺地成長、轉變，蛻變成自己認不得的模樣了。

信步走回醫學院，十字路口車水馬龍，各自朝著眼前的方向奮進，彷彿人生的目的不過是向前奔馳。當年的自己何嘗不是如此，總以為只要全力衝刺必能跨越險阻；經過多少光陰的淬煉，從顛踣失敗汲取經驗，在崎嶇岔路駐足沉思，雖然傷痕累累，卻也譜成一段彌足珍貴的生命故事。

「學長您好，我是威翰，是您高中的學弟。拜讀學長在輔導室留下的申請資料和應試心得，今年推薦甄試我才有幸進入台大醫學系，繼續當您的學弟。」醫學院大廳，素未謀面的學弟主動前來打聲招呼。

「喔，學弟別客氣，希望當時留下的一些淺見對你有幫助。話說回來，讀了那些鬼話連篇你還考得上，該算是你厲害。」

「學長說笑了。有一些問題想再請教學長，不曉得方不方便呢？」

「請說。」

「聽說醫學系的功課很重，需要花費許多功夫，成績的競爭也很激烈，稍一不慎就會一落千丈。不知道厚重的原文書該從何讀起？此外，除了生理、病理、藥理等專業課程外，是不是還得培養醫學人文的學養，這些又該從何著手？學長能不能提供一些指引呢？」

學弟謙抑的語氣掩飾不了興奮激越的心情，熱切地想一窺醫學院生活的全貌。脫口而出的問題句句都是大哉問，牽涉著學生生涯的目標與方向。看著他眼中閃爍的光芒，我彷彿看見多年前的自己。

「指引不敢當，謹提供一些個人經驗供你參考。當你走進醫學院大門，就像鑽入一處知識的寶藏。醫學知識的浩瀚是我們很難想像的，你將在這裡渡過人生最寶貴的幾年頭，全心汲取師長前輩的知識。有許多讀書方法有助於提升學習效率，諸如課前略讀原文書各段標題，善用章節大綱掌握概要，並將重要內容製表、畫圖，使用聯想、諧音等記憶術將它們深深刻在心板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各路高手齊聚一堂，學業競爭當然是很激烈的，但千萬別只想著競爭，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時時需要相互扶持彼此勉勵，才能一同走過充滿夢想與挑戰的七年頭。當你回頭細品和全國百位菁英共度的築夢時光，心裡一定會充滿感動。」

「嗯，我想一定是的。」

「專業科目雖是立己立人的基石，但卻不是人生的全部。或許在埋首書海的寧靜夜晚，或許在目睹臨終病人的當下，我們不免質問自己：人生有何意義？活著有何價值？從來沒有人教導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但它卻如暮鼓晨鐘般一再點醒我們，迫使我們認真面對。醫學人文的範疇廣闊無邊，很難有直抵核心的捷徑；相反地，它是我們一輩子的功課。你可以從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切入，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社會學等均可，從中培養專業科目以外的社會關懷。你會發現，醫學知識固然是造福人群的利器，但人文素養則讓你更加了解人群的全貌。」

「謝謝學長鉅細靡遺的回答。還想請問在這麼繁忙的課業中，是否有時間交男女朋友呢？」學弟靦腆地笑了笑，但眼神是認真的。

「專注課業之外，用心經營感情生活當然是大學必修學分之一，畢竟它對人生的影響甚或大於專業能力呢。勇敢跨出第一步吧，過程中難免受傷，但唯有在傷口的痛楚中我們才漸漸學會照顧自己、關愛他人。學習面對真實的自我，包容另一個來自不同家庭、有著不同價值觀的個體，直到我們不再一廂情願地把自己視為世界的準繩，真心欣賞對方的優點，也願意接納她所有的缺點，我們才真正長大了。」

「嗯。想再請問學長平常是否還有時間參加社團、家教、實驗室或其他課外活動呢？」

「時間是公平的，帝王將相販夫走卒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不多也不少。醫學生的生活是忙碌而充實的，擬定自己的人生目標，列出大學生活中真正想參與的課外活動，毫不遲疑地把膚淺娛樂從時間表上移除。如此一來，在課業與感情之外，還有機會投入一、兩種社團，培養運動、繪畫、攝影、書法、寫作等休閒嗜好，只要用心規劃，時間會越用越多，生活也越來越有意義。」

「謝謝學長。我待會還要上課，先走一步了，不知道學長方不方便留個聯絡方式，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再請教您呢？」

「沒問題。希望這些個人淺見對你有幫助。」學弟接過寫著電子信箱的紙條，深深一鞠躬，然後快步走向講堂。

一個人走回圖書館，細品方才和學弟的對話。六年來的醫學院生活有血有淚，有歡笑有失落，有順境有挫折，一路跌跌撞撞地摸索，終於渡過了重重難關，卻也似乎失去了什麼。

彷彿時光錯置，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坐在我最常坐的一角，工整地寫著普通生物學實驗預習報告。報告下還壓著一篇未完成的小說手稿。在他身後駐足良久，待他仔細地畫下段落的句點，才輕輕地拍他的肩。

「你是誰？」他驀地回頭，看見這般熟悉而陌生的臉孔，心底想必相當驚訝。

「我是六年後的你。」

「真的？所以我以後會變成你這個樣子。」

「如果一切條件不變，或許是的。」

「喔。那麼……你還會繼續寫小說嗎？還常為課業費神嗎？後來田徑隊拿到總錦標了嗎？還有……和她之後會是如何呢？」

詩人說所有的結局都已經寫好，只是不能偷看。如果預知結局，一路追尋的過程是否也將失去意義？

「呃，你真的想知道嗎？」

「只是好奇罷了。」

「人生的路有時蜿蜒，不會總是一帆風順，但在困頓中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直線，但人生最短的距離卻不是直線……。」

「所以呢？」你顯得有點不耐煩。

「好吧，這六年發生了很多事。你會變得務實，再也不寫細膩的小說了；課業方面你將學會謙卑，實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在一次踝關節扭傷後你半年內回不了田徑場，只能坐板凳觀戰，但就在那年隊上拿到了總錦標；而青梅竹馬的感情終究敵不過兩地相隔……。」

「不，不可能是這樣的。」你眼中噙著淚光，好強的心築起厚厚的牆，努力不讓淚水潰堤。

「世界每分每秒在改變，我們總得面對一些想要與不想要的變化，隨之調整腳步，轉換心情，直到橫渡滄海的那一天，你會知道所有汗水都沒有白費。」我拍拍你的背。

「嗯。」你點了點頭，低下頭去偷偷拭淚。

「你還記得當初為什麼要學醫嗎？」

「因為我想幫助別人、實現自己，在萬古穹蒼盡力揮灑自己的光亮。」你抬起頭，淚汪汪的眼睛藏不住躊躇滿志的光芒。

「好，很好。」歷經數個寒暑，滄海桑田人事已非，如果還有什麼不曾隨時間更替，大概只剩不變的初衷吧。世事豈能盡如人意，但只要堅持初心，我們總會擁有滿天璀璨星辰。

「謝謝學長今天的分享。看來醫學院的生活挺辛苦的，需要妥善規劃才能適應。不知道學長還有沒有其他建議呢？」夜裡，學弟透過網路捎來訊息。

「喔，對了。你為什麼要學醫呢？」

「從小很疼我的外婆前年癌症過世，醫生也無能為力。我想一探生命的奧秘，研究治療的良方，不讓類似的悲劇一再發生。」學弟的語氣滿是堅定。

「七年的生活充滿了挑戰，有時我們可以努力克服萬難，有時卻得學習面對失敗。永遠記住你剛剛說的話，這一路的辛苦必能甘之如飴。」

「好。」學弟似乎咬了咬牙，勉強擠出一絲微笑。

「還記得植物園裡那一池荷花嗎？經過多少寒冬的洗禮，只要根基不移，每到夏日滿池荷花必然盛開。」

「是的。」學弟傳來一個大大的笑臉，我也笑了，不知東方之既白。

六年來的改變雖然很多，但願數個六年之後，我們依舊不忘初衷。

都會中

遺世

醫學系 陳泓任



也許很難想像，台北信義區的精華地段附近，有這樣的小小天地。

騎著單車，從基隆路到松隆路的轉角一過，彷彿踏入另一個世界，車喧馬騰在瞬時被收了音，高樓背後，有這樣的簡窳。

恆愛發展中心就悄悄的藏在全聯的樓上。

如果說要用一個字形容那裏，那不會是靜，是寂。

「請問要到幾樓？」我說，對著一對同電梯的父子。

「六樓」父親回答。

我按下按鈕，默默的退到電梯後方，就像在宿舍一樣稀鬆平常。不一樣的是那位父親的反應。

一樣是沉默不語，不過他微微的抬頭，望了我一下。

就這幾秒，我感受到他的詫異。

因為只有六樓，而沒有其他的樓層。

除了院童、家人和每天打卡上下班的工作人員，很少外人會來到這裡，就如同「恆愛基金會」地理上的遺世獨立。

電梯門開了，預期將面對一片寂靜，就像我對心智障礙者的認知一樣灰陳。

我錯了。

「老師好～」每一個經過的小朋友都用最大的音量，對我喊出這三個字，此起彼落，儘管這是我第一次到這裡，彼此之間應該是陌生。

「其實他們的年紀很多都比你大，」輔導老師帶著笑意，輕晃著掛在他手臂上的院童「就是一羣老小孩。」

「老小孩？」瞬間的納悶解決了我先前的疑問，所謂的遺世獨立，是因為他們保有了純真；

是因為幾步之外的熙來攘往捨棄了真誠，所以「恆愛」才在這裡落腳——不管是基金會的名字，還是他的意涵。

很快的，我成為了他們口中的陳老師。不過真正在學習的，應該是我。

「陳老師，你很幸福。」一早，一個學員對我說。我笑了，看著他揮動手中的掃把。

是阿，我怎麼沒有意識到身處的幸福？

「對阿，老師很幸福，你也很幸福阿」我回答，依然笑著，為意識到幸福而笑，也笑自己的遲鈍。

如果說，現行社會定義「念建中、台大醫科」就是所謂資優，那我和他，正好位在特殊教育的兩極。也許在知識上我擁有得更多，但是對於感受周遭的美好，我卻是另一個極端的無知。

其中的一天，我被派到另一個班級。在那裏，我看到了不一樣的情景：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度唐氏症、自閉症。普通心理學告訴我各式各樣的專有名詞及其相應解釋，但實際面對卻又是另一回事。

「好好觀察他們。」正在念研究所的輔導老師告訴我。我看到了不穩和焦躁，也看到了封閉與沉默，面對、處理的方式大異其趣。

身為醫學生，我們學到的知識也只是文字和影像，面對病患、面對一個人，才是醫者。和講義上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相比，這次的志工服務，反而更像醫學生所該經歷的。

「陳老師，今天會不會過去？」一個很愛問各式問題的學員問我。

「只要把握就不會過去」我回答，不過卻感到諷刺。全世界最不懂得珍惜時間的人講這種話，我真該去從政。

但是，今天到底會不會過去？

當今天要過去的那一瞬間，明天又變成了今天，所以今日不減。

因為今日不減，所以積極的人是在延續成功，從今日到另一個今日，而消極的人則是在日復一日中蹣跚。也許是想太多，但能夠從一些特別的角度，看到我所不曾注意的，何嘗不是種收穫？

畢竟生命就是不斷的超越和學習。

也許很難想像，但是我——一個所謂的資優生——確實從這羣老小孩身上，學到了更多。



《昨日重現》

傍晚的太陽漸漸貼近海平面，午後陣雨的涼爽因濕氣蒸發而被厚實的悶熱取代。即將回家的紅日把天空中層層疊疊的卷積雲妝點的金銀不定，沙灘上的觀光客汲汲擷取落日的景色，然而這樣的景致美不美公道自在人心。

不遠處的水泥矮房中，男主角正專注地做著一件事。

在他面前的是一只不鏽鋼的鍋，平淡無奇。鍋中的水色澄澈，隨著溫度的升高，滾燙的水翻著白浪、白浪撞擊鍋沿激騰出新生的後浪，此刻下水正好！一顆顆白胖胖的餃子帶著冷凍的碎冰，甫入水，便止住了慷慨激昂，回復原本澄澈。執行這些動作的主角，正在替未歸的妻子下水餃，因著疼愛，希望她一回家就能享有滿足的飽食。

看著他用莊嚴神聖的執著煮水餃的側臉，母親沒多干涉什麼，只低聲把我喚到跟前，要我跟爺爺說：「爺爺，奶奶今天不會回家吃飯，我念書念到肚子好餓，下好的水餃給我吃好不好？」他不會拒絕的，我知道。但是爺爺知道奶奶今晚不會回來、明天依舊不歸嗎？

許久之前，那是在個子還好小好小的我連喝茶的水壺都拿不動，拖著摩擦磁磚的尖銳聲響去幫奶奶倒茶的時候，奶奶就已經因浣衣滑倒造成的腦傷而行動不便了，雖然不是山東人，奶奶卻很喜歡麵食，連帶麵粉的衍生製品一起愛烏及屋。退休後的爺爺於是挽起襯衫袖子拿擀麵棍擀麵皮包水餃、做包子饅頭。母親說；「妳奶奶愛吃糖，可是因為有糖尿病，我和妳爸不能給她攝取太多糖分，但是她會用拐杖把妳的學步車勾過來把鄰居要給妳的糖果拿去吃，然後摸摸妳的頭要妳不可以說，我們是又好氣又好笑。」這些含飴弄孫的記憶皆離我遠去，連片斷都構不到了，我只記得左撇子的爺爺餵奶奶吃水餃的警扭，總是弄的奶奶滿嘴油膩而挨罵，再多的畫面就模糊難以捕捉了。

現在的爺爺是否和我一樣，將影像停格在奶奶生前癱瘓的那段美好歲月呢？他不認得在那之後才出生的弟弟，弟弟放學回到家的時段正好最適合澆花，每次看到澆花的爺爺我弟都要假裝自己是客人跟他打聲招呼，不然又會被當成小偷大呼小叫。我端著爺爺原本要煮給奶奶吃的水餃、看著那些花兒，多麼希望花謝之後所結的果實是一把把的鑰匙，而那些鑰匙中能有一把的齒痕和爺爺記憶的那扇門扉的孔洞相吻合，讓活在過去的爺爺能打開門，告訴我，他用心捏製的水餃就是要給我吃的，不是為了奶奶！

遠方的太陽已經不見蹤影，僅剩紫紅色的晚霞披掛半面天，明兒的朝陽又會依著差不多的軌道重演今日。爺爺就像那輪搬演一樣劇本的日頭，過著和昨日相仿的人生，而我們這些在他眼底來來去去的晚輩，或許就是每天都有不一樣面貌的雲朵吧，雖然看似努力地為他抹上更豐富的色彩，但太陽從未改變圓缺，反倒是浮雲隨著日升日落而變化了。

一成不變的生活總讓人趨向安逸；單調的節拍引人漸入沉寂滯鬱。像長長的冬眠過後發現身上發滿了霉，不拂去之餘還頗有興味地看著，讓它擱著。放任可能奮起的一丁點多餘精神就這麼被侵蝕殆盡，僅留應付日常吃喝拉撒所需，剩下無限延長的白日夢……瞬間驚醒才愕然發現一事無成，附帶積重難返的陋習惡性，以及漫無目標的無主遊魂。

換上布鞋以及運動服其實只是一瞬間的想法與決定，要變成一個有目標的人似乎需要先完成一件略有挑戰性的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像宣告著甚麼的儀式，脫離萎靡而振作，必須要先讓自己活過來。

首先需暖一下身子，拉拉這遲緩的皮囊，肩關節腰部膝蓋腳踝，發出細細瑣瑣的聲音，抖落鐵鏽一般。腦中還在掙扎此趨的目標，身體卻已不自覺著急地開始跑動了起來，一回神靈魂趕快跟上。是沒有太多時間好好思考的，呼吸已經開始，血流已經開始，身體的擺動已經開始。第一圈完，略喘，經過四百公尺，所幸呼吸還沒亂，專注在呼吸的調整上，呼呼、吸吸、呼呼、吸吸……第二圈完，發現腳已經略為無力，閉上眼睛感受心臟的搏動，咚咚地奮力帶動血液，想像吸進的空氣到達肺，驚醒久眠的肺泡，舒展，然後到鮮紅的血，流到擺動的手，流到大腿，小腿。第三圈完，肺似乎脹滿整個胸臆。

忽然想起國小的事情。那時老師要我們每天升旗完就跑步，幾個好朋友總是互有較勁意味地緊緊跟著，比著誰先跑完。忘了每天最少是跑幾圈，只知道許多人跑到一半停下來而我們硬是撐著跑完的志得意滿。應該是受到自然老師的刺激，他說他每次至少都跑滿五十圈操場，要跑一個多小時，某天我們突發奇想，要比誰跑最久。也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時間，只知道同學們都坐在旁邊的階梯上休息了，我們還是不停地跑著，眼中看到的是搖搖晃晃的橘紅色PU跑道，腦中是不肯認輸的想法，就這麼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印象鮮明地，後來是上課的鐘聲停止了這幾個小孩的好勝心，而我在那天家庭聯絡簿上的日記做了一個乘法：一圈兩百公尺的操場乘上跑的圈數，去掉後面的零然後出現了小數點。

終於我清楚知道公尺怎麼進位到公里。

這是第幾圈了？第五還是第六？第五了吧！小時候一圈兩百公尺的操場好大好大，但很久沒有看過兩百公尺的操場，現在看一定感覺很迷你，如果還有小朋友正在跑步，畫面會是怎樣呢？現在自己正在跑著呢！畫面放大了，五圈，已經兩公里，是時候該好好思考自己的目標了，是跑三公里呢？還是湊個十圈？說累也不算，是處在一個如果能停下來休息肯定會很舒服的狀況，但若撐著的話卻還可以繼續前進。

那時候其中一個死黨跟我說，他哥哥有教他怎麼跑步。「你手半握，然後上半身這樣擺動，腳部沿著跑道這樣往內再往外劃過弧度，這樣一直跑下去就可以了。」我記得這個死黨跟他哥哥的姓不一樣，一個姓陳一個姓許，他跟我說，那是因為一個是跟媽媽的姓，我不懂，他又說是招贅，我後來又長大了一點才懂。還記得這個傢伙總會在周末早上七點多就打電話來我家，吵醒還在睡夢中的爸媽跟我，問我這個禮拜的作業。

終於我面臨兩難的局面：快到三千公尺了。可以找一個最接近的目標就這樣停下來。當經過第七圈兩千八百公尺時，腳步略為遲疑，但是繼續往前的慣性讓自己又踏出了，下一步超過第七圈，檢視一下自己的呼吸心跳，還可以忍受，好吧，那就再跑吧！

另一個死黨，也有一個哥哥，每次打電話去他家他哥哥總喜歡在電話後亂吼亂叫，我們總是邊說邊笑著罵他哥是個笨蛋。我記得他的媽媽，但是他爸爸似乎不常回家。我還記得他家的公寓在哪，有時候在去補習班之前會先到他家玩，他們家樓下是一家賣北方樣式早餐的早餐店，偶爾媽還會帶我去那邊吃早餐。到現在我甚至還記得他家的電話，只是後來他們家搬到外縣市，電話也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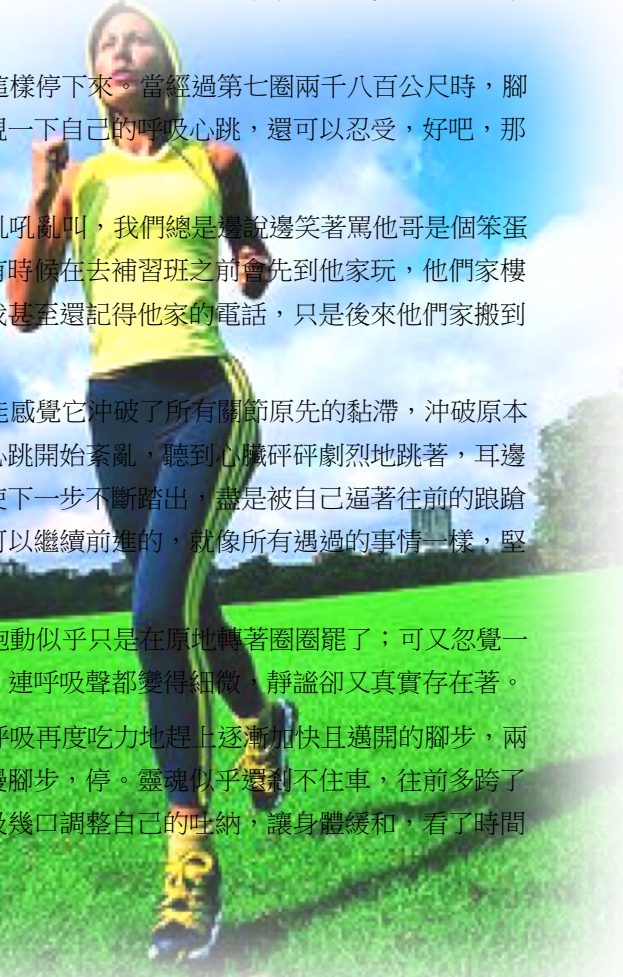
汗流著，洗著一身的遲緩，洗去不可視的霉。血液肯定在身體裡澎湃，能感覺它沖破了所有關節原先的黏滯，沖破原本緊緊攬住胸臆的滯鬱，肺也鼓動著。清楚地，我正在呼吸。九圈半，呼吸跟心跳開始紊亂，聽到心臟砰砰劇烈地跳著，耳邊剩下嘶嘶呼吸聲以及球鞋跨出的腳步聲。身體略往前傾，往前倒下的感覺迫使下一步不斷踏出，盡是被自己逼著往前的踉蹌。腦中反覆著放棄與支持的念頭：要繼續前進著，還是就此打住？撐著是真可以繼續前進的，就像所有遇過的事情一樣，堅持還是放棄，只是一個決定。

抬頭將視線從地上移開，試著吸進更多夜晚的清涼，看著夜空，這樣的跑動似乎只是在原地轉著圈圈罷了；可又忽覺一種充實，好像天地之間只剩下自己，正在這裡跳動著鼓動著，動作好像變慢，連呼吸聲都變得細微，靜謐卻又真實存在著。

是最後衝刺了，要用盡一切力量到達預設的目標，去感受自己的極限。呼吸再度吃力地趕上逐漸加快且邁開的腳步，兩百公尺，一百公尺，替自己倒數最後幾步的路，兩步、一步，越過終點！放慢腳步，停。靈魂似乎還刹不住車，往前多跨了一步才回神。撐著身體，大口大口喘著氣，全身上下都在奮力鼓譟著，深呼吸幾口調整自己的吐納，讓身體緩和，看了時間，發現原以為經過很長的時間，沒想到卻只是二十幾分鐘罷了。

不禁莞爾。

是啊，原本以為時間滴答流逝了不少，回頭看卻只是一下子事情而已。



夢想的道路

夢想猶如滿天的繁星，閃爍而誘惑著純真的心靈。曾經以為可以毫無顧忌的，奔向夢想之路，只是，夢想與彼端，原來距離現實，遙遠而無涯……

下班後，寂靜的深夜，在行駛於信義路的巴士，疲憊的身軀招呼著心靈，一同晃動，懷抱。漫漫長路，回程還長著呢，只要到公車站點，就可以回家。路燈的光，偶爾閃爍，柏油路上，

落地的星星

偶爾閃爍，柏油路上，在燈光的招呼下，柏油路上，在燈光的招呼下，到底是哪位仙人，偷偷將銀河從天邊，無聲無息，星星們就落下來。

夜深人靜，偶爾汽車經過，聲音更加稀少。寂靜的公路是星星們的遊樂園。夜歸的人們回到溫暖家中，而貓頭鷹屬的人們要在辦公室中辛勤工作，要不在靡靡之音，酒肉賓紛的失樂園中，尋找快樂泉源。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一群，極盡瘋狂、喧嘩、熱血奔放、毫無顧忌，燃放生命亮光的星星。其實，有人看到了，喜好閃亮事物的族群，天生的敏銳引領他們發現，亮光像是致命的吸引力，誘惑、吸引？總有說出的偏執。

這種本領的人還不知道，以為這只是柏油路中砂石在作祟，就像是鑽石或是石英透過反射光線，顯出七彩繽紛的色光罷。

別讓這小秘密繼續流傳在看得見的人群中。別讓太多人知道了，會像是觀光客湧入風景勝地一般，反而打擾了星星。或許，過多的擁擠與熱鬧，反倒會失去活力，或是傷心返回天庭。那樣的話，就再也無法在寂靜的公路上看見星光閃爍，而回家的路，彷彿更顯得……安寧無聲。

夢想的路，還是堅持著，偶爾被別人知道，有的鼓勵，有的嘲笑……但默默的支持卻是最大的力量……

在太陽底下，看到了燦爛星光，何時在暗處的夢想，漸在光亮下綻放，不畏懼強烈的白光，倒反射白光，讓自己更閃耀，雖然還是沒有人發現，依舊只有少數的慧眼瞥見。默然中，慢慢等待，星光的成長與茁壯。

夢想的路，走了點，星光不再是遙不可及，跌跌撞撞的摸索旅程中，對夢想之路的前後左右更熟悉，或往東、或往西，往前奔跑，或也暫停，偶爾退後一步，欣賞或重省旅途點滴。曖曖內含光，或不知天高地厚的光芒外放，不小心扎人眼目。收放不能自如，該放或該收的分際也還不懂拿捏。路邊風景像是略略的草稿，只有考慮再三的筆跡，把握的描繪筆觸還未篤定的標記，色彩更是只有灰黑與白色。模糊之間，卻有點希微亮光。

將沿路中收集的媒材，在畫紙上塗塗抹抹，抹去又重新畫上，一次、兩次、三次，筆跡與色彩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沒有人催促，也沒人叨擾，不經意間，成就一幅來自心海深處，神秘而美麗的幻畫。是虛幻嗎？應該是真實吧……莊周的夢蝶，到此時依舊無解……

虛幻的路，踽踽而行。看著落地的星似乎不受烈陽的影響，盡情綻放也不受路人甲乙丙的干擾。恍然之間，夢想似乎未必要在暗地誠惶誠恐的呵護，在陽光下，也能盡情奔放。

而

這是
待續未完的篇章
因為
夢想未完而待續

台灣大學護理研究所 李芬芬



距離

姓名:王勿寒
醫學系二年級

也許這是我們終其一生都必須學習的課題：如何巧妙地掌握各式各樣的距離。這個籠統的概念建立於一次全家出遊的返程中，發生在高速公路上的連環車禍。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有關「安全距離」這個新鮮的名詞，至於那無妄之災發生的輪廓已逐漸模糊：一陣猛烈的撞擊聲，後座的我與妹妹向前撲倒。對當時的我而言，最大的損失莫過於被壓爛的巨峰葡萄了吧。

心理學研究發現，人也有所謂的安全距離：一般人只能容許伴侶或親子等特別親近的人，進入0~45公分內的距離。若是陌生人進入了75公分內，會感到不自在。古人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人際關係中必須讓雙方保有一定的空間，這裡指的不只是朋友之間，情侶、夫妻之間亦然。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尤其是最容易感到寂寞的戀人如何能忍受長時間加上遠距離的折磨呢？當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卻不在身邊，雖說距離產生美感也是不錯的道理，但兵變和暑假分手潮卻時有所聞。漸漸地，我懷疑起所謂的遠距離愛情。即使牛郎織女的傳說浪漫，人鬼殊途的電影推陳出新，分久情疏卻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人和人的距離是一種習慣，家人雖然生活在一起，但因為習慣了彼此的生活方式，就不會在雞蛋裡挑骨頭。同居情侶卻不然，夢中情人突然從天上落到凡間，總是令人詫異地領悟到，原來天使也是要上廁所，也是會在睡覺的時候流口水的。所謂「可遠觀不可褻玩焉」也許也可以此解釋吧。

小時候，我是個典型的雙面兒童。在師長同學面前文靜又乖巧，但回家之後就變了一個人，聒噪高頻率地說話，和熟悉的朋友玩起來像個瘋子似的。習慣性地拉開和新同學的距離，天生不易建立的信任感，在被信任的好友背叛之後更加明顯。距離成為我的保護色，使我看似無憂無慮地在險惡的社會中活了下來。一直以來，我幾近偏執且孤僻地相信「親暱生狎侮」，兩人之間曾經越要好，若是有了嫌隙，造成的傷害越大，我不願真正了解你，而寧願維持你在我心目中完美無缺的形象，至於我看不見的那一部分，就隨它去吧。

人們對於距離在有形無形之中早有許多定義。比方說，和地面的距離叫做身高，這一類距離十分殘酷，即使有人說牛奶或籃球可賄賂它，大部分還是基因在作祟，但父母恩比天高，比海深，叫人何從抱怨起？距離也十分現實，照片中的我，坐在爸爸的肩上開心地咧嘴笑著；穿著媽媽的外套，簡直和拖地的新娘禮服沒有兩樣；兩手緊抓住單槓，兩腳卻是懸空的；當發現自己漸漸逼近車站售票口的那條曾經高不可攀的直線時是多麼興奮，但當你漸漸遺忘那條線的存在而漠然購買全票時，又是一種時光匆匆的慨歎了。

這幾年來，我對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拿捏有日漸成熟的跡象：如何適時爭取或是退讓，如何做為一個好的傾聽者；什麼時候該識相地拒絕明顯意思表示與內心不一致的邀約，或是不再追問細節；該怎麼神色自若地說著白色謊言來討好別人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一些

，違背自己的本性做一些滑稽又誇張的動作表情，在大學這小型社會中發揮地淋漓盡致。常感到進退維谷，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條極細的繩上，一步步搖搖晃晃地前進。要知道，人並不是生來就具備當馬戲團演員的能力，這是花時間一次次訓練，經歷無數次摔跌之後的成績。除了熟能生巧，天份也是很重要的。曾經，我對於刻意經營的距離十分不屑，痛恨帶有條件的敷衍了事、交際應酬。但隨著歲月的齒輪不停歇地轉，什麼時候我也成了一個面帶假惺惺的笑容討好別人，內心卻異常悲傷的小丑？在和別人高聲談笑的同时卻常感到空虛，卻又老是奮不顧身、樂此不疲的投入許許多多浮華不實的合作關係之中。

愛情的距離，從來就是最難以駕馭的類型。在發現這一切都是我自己幻想中的距離的同時，無法抑止的眼淚就像車窗上的雨水般緩緩流下。每當我自以為接近了你一點，欣喜而無法自拔的同時，殊不知有些人習慣和別人保持近距離的接觸，而我，卻恰好是屬於偏好離別人遠遠的類型。這時我才發現，在這個想像的地洞中，我是一隻多麼快樂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土撥鼠呀！在那個世界裡，可以體驗若即若離的不安與美好，可以假裝你深深迷戀著自己，可以逃避殘酷又無趣的現實，為自己築一個心目中的天堂。矛盾的心理，使我想靠近你，恨不得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隨著交往的時間久了，那份轟轟烈烈的愛成為過去式，剩下的是什麼呢？朋友向我傾訴失戀的痛苦，女朋友對他說：「我看到你就厭煩。」曾幾何時，巴不得終日如膠似漆的愛情成了分開的理由，教人怎麼樣也無法接受。距離所產生的神祕感是最美的。濛濛細雨中，許仙與白蛇相遇；羅密歐悄悄站在陽台下仰望著有如仙女下凡一般美麗的茱麗葉；祝英台中就不能與梁山伯結合，兩人雙雙化為蝴蝶……得不到的總是最美的，究竟我該選擇淒美的悲劇，還是平凡的喜劇呢？

我們都明白：「退一步海闊天空」，但是在爭執的過程中，誰不希望能為自己爭取到多一點的好處，哪怕真的只是多「一點」。死纏不放地追逐著目標，以為如此就可以離所謂的成功抑或是幸福的結局近一點。但是那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我們真的會因此而滿足嗎？噢！別傻了。如果我們真能學會保持距離，就不會再有與前車親吻的悲劇發生，可以盡情享受等待愛情的美好……不，我們寧願相信「有夢最美，築夢踏實」，那怕它是像聖誕老公公一樣的童話故事也好。

現在的交通便利，資訊發達，對於距離這個概念，實有必要重新定義。這世界上再也不會發生飛鴿傳書的傳說與魚雁往返，焦慮又甜蜜的等待。不會再有人守著電話，等待對方的來電，急忙拿起話筒，故作緩慢，小心翼翼地說聲：「喂？」，取而代之地，是聲聲催人的手機，徹底打亂了每一個人的平靜。遠方不再是遠方，我們可以在一天內到達從前認知的天涯海角。掀開手機，按下閱讀的按鍵，感受不到你曾在上頭書寫過的紙的觸感，遍尋不著時光遞移的痕跡，寫了又擦去的皺褶；聞不出你手心的汗，外頭的花香，屬於你身上的味道。默然地看著沒有溫度的文字，我們之間的距離，咫尺天涯。

<盲流感>觀影心得

姓名 劉怡君
系所 生理學研究所

導演：佛南度梅瑞爾斯(Fernando Meirelles)
演員：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馬克盧法洛(Mark Ruffalo)、蓋爾賈西亞貝納(Gael Garcia Bernal)、丹尼葛洛佛(Danny Glover)



這部電影改編自薩拉馬戈的<盲目>。描述毫無預警的眼盲，突然之間成為一種傳染病；傳染媒介不明，但只要與眼盲者接觸，都將在不久之後失明。

「盲流感」傳播之快速，在還沒有人知曉真正的病因時，所有人就這麼措手不及地失明了。盲流感彷彿是上天投下的一顆原子彈，炸得整個世界失序，面目全非。盲流感旋風般地發生之後，政府立刻集中這些盲人，試圖避免盲流感蔓延；這也是他們唯一能做的。為了照顧眼盲的醫生，唯一沒有被盲流感所波及的醫生太太偽裝成失明的人，一併被送入一棟沒有人管理的廢棄醫院；成為這一場災難的唯一見證人。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不可以貌取人」，因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身為人類，生理上原本就被設計為極依賴視覺；所謂「眼見為憑」或者「第一印象」之類的，在在證實了人類的感覺確實極大部份來自於視覺；因此要做到不以貌取人，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隨著年齡增長，我們越來越懂得與人保持距離；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遠，評斷一個人的時候，視覺就變得越重要。因此人們更重視自己外顯的模樣，並且致力於打扮自己。我常想，究竟眼睛是讓我們看到更多、更真實，還是使得真實更加容易被模糊或扭曲？如果人類遺失視覺，這世界是否更單純？

<盲流感>這部電影給了我答案。盲流感肆虐，被送入隔離醫院的人與日俱增，小小一幢病院儼然成為一個盲人國度。不管來自於什麼地方、在社會上是什麼職位、膚色、人種，在此皆平等，都只是盲人。人們甚至不穿衣服，環境髒亂不堪；所謂的社會秩序、普世價值觀皆蕩然無存，更遑論人類文明一向自恃的道德，因為道德其實虛無，只存在每個人的心中；而現實中執行道德規範的，是人類的眼睛；失去了視力，人性中最根本的劣根性便不再被壓抑；彷彿回到原始蠻荒時代，弱肉強食，人們為掠奪糧食不擇手段，婦女被強暴，絕望、懦弱、自私、殘暴全都因為不被窺見而變得赤裸，人性中的卑劣不再需要被掩飾。電影中設計了兩個優勢角色，一是原本就失明的人，在盲人國度中彷彿鹹魚翻身，因為感官比普通人更加敏銳而佔有優勢；不但沒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反而奪權，壓榨其他盲人。另一個優勢角色是醫生太太，盲流感中唯一的倖存者，雖然沒有失明，默默協助所有盲人的同時也極力掩飾自己看得見的事實；即便擁有視力，她對於失控的現況仍是無能為力。當局面失控混亂達到極致，醫生太太帶領少數人衝出病院，才發現原來整個世界都在這場盲流感中淪陷了。

失明的人們眼中所見是一片白色，但諷刺的是，這場盲流感揭露了人性中赤裸裸的黑暗面。片中唯一的光明是由醫生太太帶領逃出的這一小群人，互相扶持，互相信任。當人們沒有視覺，所謂長相、職稱頭銜、華麗的服飾、昂貴的汽車、高級住宅等等都失去價值。人們所渴求的只是一份信任以及安全感；只希望伸手觸及的是溫暖而友善的另一隻手。因為看不見，所以更能用心感受；因為看不見，才能夠放慢腳步，細細領略身邊的一切；因為看不見，讓人們相知相惜。眼盲的同時，心變得更澄澈；就像戲中的一場雨，洗滌了盲人的心靈與肉體。

恢復視力就如同失明一樣突如其來，所有人因第一個人的復明而狂喜，卻沒有人發現復明代表即將失去他們因眼盲而緊緊相依的親密。視力恢復之後就真的能看得到更多、更真嗎？經歷這場災難，唯一沒有失明的醫生太太此刻恐懼：“I am going blind.”

薩拉馬戈因這本書獲得諾貝爾獎，設計這場荒謬的盲流感強行剝奪人類長久依賴的視覺，跳脫世界原有的框架，審視人性的本質。而<盲流感>的電影導演佛南度梅瑞爾斯以間歇出現的白色輪廓模糊畫面，表達失明者的「視界」，細膩刻畫每個角色所面臨的處境及其心境。這確實是一部發人省思的電影。

遊嬉記憶

雨季的天空灰灰的，
雲朵厚度像寒冬的棉被，
遠方霧氣飄近，視線一片模糊。
如果可以選擇，你現在會在哪座城市遊蕩？
你踏入陌生寧靜的國度，藉此遺忘孤寂。

姓名
系所

管奕奕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清晨天空未明之時，街燈微弱，你只得摸索階梯抵達車站。沐浴在早晨微涼的風中，冰涼的空氣讓柔和的太陽光線緩慢加溫，你不自覺地欣賞行道樹的姿態，枝桠茂密，鬚根飄髯。突地落下紅色和褐色的雨，小果子滴滴答答，終將腐爛歸於塵土，抑或延續新的生命？佇立的老樹依然靜默地在一旁窺視人群，不牽動一絲情緒，人是否也能像老樹，無情無傷？回答你的只有自己的呼吸聲，好似幾許低微的嘆息。交通車上你同其他乘客一樣閉目養神，隨車緩慢地從原來居住的城市駛向另一個城市。隔著霧茫茫的玻璃，你欣賞路旁在細雨下盛開的木棉花，棉絮帶著黑色的種子隨風飄散，枯枝頂上朵朵偌大的橘紅，鮮少有綠葉的陪伴，這是黑褐與橘紅色的組合，不協調的色彩意外地展現和諧的美感。簡單卻粗糙厚重的花形是木棉獨有的，沒有山櫻的細緻優雅，卻擁有狂野的熱情。

每天在學習中你遇見形形色色
做了許多事，說了許多話
無論幽默、有趣、單調或是複雜，
最後拖著疲憊的身軀，癱瘓在桌上
你不願迷失在隔天同樣的另一個情節

踱步群聚而壅塞的騎樓，需要不停堆擠著才能前進。馬路對面那棟高聳參天，氣勢駭人的建築，像一頂武士的盔甲，又像是皇帝的帽子高高疊起。它曾是全世界排名最高的建築，帶動整個城市，名列國際舞台，站在它腳下即讓你升起驕傲的尊榮感，擁有和那棟巨樓同樣偉大胸襟和遼闊的眼界，遠離醜陋的凌亂的卑微的種種。你心中升起一絲寒意，許多人認為的美好人生裡，在於填補物質慾望及無藥可救的虛榮，思想卻空洞貧瘠。這城市或是任何地方，分分秒秒進行著改頭換面的變革，好像你走到哪裡，或住進那樣的建築，出入這些場合，你就是某種階層的人了。目前著重自我塑造的時代，每個人都被過度包裝、容光煥發、自信滿滿，活在自以為完美的日子裡，乍看下沒什麼好與不好。你靜心思考，生命中除了名與利的滿足，是否存在與你心靈共鳴的人事物。經常地，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孤寂侵襲你靈魂的縫隙，某種沮喪與恐懼的結合。因此你的作品一律缺乏歡快的語調，沈迷在可怕的孤寂之中。夜晚，你經過無數閃爍的霓紅，臆想，假如這熱鬧的城市脫去眼前繁華外衣，應該會是一個寂寞之城。

年輕的旅者啊，生命源自宇宙的塵埃，
某天人們都將各自歸去，
在進入夢一般的無窮黑暗之前，開始你的旅程吧！
人生的歎息可以極低微，卻一點都不渺小。
若時間能倒流，若你能在古老的故事裡徘徊，
是因為你的心中仍有信仰

中午，你蜷在溫暖幸福的楓城咖啡屋獨自閱讀，桌面溫熱的陶瓷杯相伴。杯裡注滿完美的深褐色，牛奶在表面旋轉，形成一幅圖畫，自成一格。那股熟悉的味道，持續刺激著腦神經。屋的穹頂與窗櫺，鑲嵌幾何排列的花窗彩色玻璃，日光照射而透出光彩，給人在視覺上增添神秘燦爛的意象。鴿群停滯窗前，來回走動彼此低語，不時發出咕嚕嚕，咕嚕嚕的聲響。黃昏，你走過幾條街，發現一處日據時代仿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那是國立的博物館。正面是典型古希臘建築，三角形結構下用圓柱支撐。華麗氣派的設計媲美歐洲貴族官邸。入館之前若是稍微退後一些，能觀察到中央的圓頂塔。大廳兩側向上伸展的樓梯以大理石為扶手，圓柱的雕飾使用金漆描繪。雖然佔地有限但莊嚴神聖，氣勢磅礴。你拜訪歷史建築，可能是因為它們歷久不衰累積出的智慧，或者是它們顯露出孤寂的特質吸引你。在生命尚未消逝之前，你只想不停地寫，不停地記錄，努力向崇敬的師長學習，以有限的生命探究無盡的事理，你將生命的過程當作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人類對於死亡的恐懼，多半在於憂慮生前的一切在生命消逝時一併歸零。由於生命的限度，透過人們懼怕的死亡，方突顯生命之價值。研究並挖掘真理的過程使你感受莫大的喜悅，雖然不夠精彩又欠缺浪漫，卻是你生命中最真切的感受。